

# 30 年的良师 30 年的感动

□ 霍保国



与《菏泽日报》结缘,已经30年了。回首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。

1991年,我从部队退役回到家乡单县莱河镇石海村。有一天,村党支部书记让我帮他填表格,在其办公桌上,我发现了一份《菏泽大众》(《菏泽日报》前身)。由于我在部队当过新闻干事,给军报《前卫报》写过稿件,所以对家乡的报纸也格外看重。那是一张四开小报,我看了一遍又一遍,唯恐遗漏任何一段内容,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,感觉无比亲切。

从此,每隔三四天,我就到村委办公室,仔细品味《菏泽大众》。慢慢地,我产生了给她投稿的念头。一个冬天的晚上,我看到村委会组织了由党员、积极分子、青年团员组成的巡逻队,义务为村民看家护院,晚上让群众睡个安稳觉。我的灵感来了,不到一个小时,就写成了一篇新闻稿《石海村有支夜间巡逻队》。第二天,我把这篇稿件通过邮局寄到了《菏泽大众》报社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时隔几天,居然在第四版刊登了。除此之外,当时的《菏泽大众》编辑陈宝华还来了一封信,对我写的稿件进行了点评和鼓励,当时,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这篇稿件是我在贵报

发表的处女作,她给我带来了惊喜和感动,始终萦绕在我心中。至今,我还保留着那张《菏泽大众》。

随着报社的发展和壮大,《菏泽大众》更名为《菏泽日报》。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听说我爱好新闻写作,骑着自行车专门来家里找我,让我干《菏泽日报》发行员,并嘱咐我说:“在投递好报纸的同时,要多向菏泽日报社投投稿件,多写写咱镇里的好人好事。”于是,我就利用白天送报纸的时间,多留心发生在身边的好人好事。发现了好素材,就统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,晚上再累,我也要把它们整理成新闻稿件,第二天发往报社。投的稿件多了,上稿率自然也提高了。时间一长,和报社发行车司机

熟了,就产生了坐发行车到报社送稿件的念头。有一次坐发行车送稿,来到报社已是下午四点多,编辑、记者听说后,又是管饭,又是安排住宿。到了报社,我感觉比走亲戚还亲。有些稿件改了一遍又一遍,编辑从不嫌麻烦,直到改满意为止,我也被编辑老师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着。

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自从我干报纸投递工作以来,年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“新闻宣传先进个人”。仅1998年,我在《菏泽日报》发表的新闻稿件就有60多篇,年底,被县委、县政府评为“全县新闻宣传先进个人”,我所在的单位也被评为“全县新闻宣传先进单位”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文件,我被转成合同制工人,安排到单县

莱河镇政府从事新闻宣传工作。

现在只要报纸一到办公室,我就先找《菏泽日报》翻阅。一天看不到《菏泽日报》,心里就好像少点东西似的,饭都吃不香,觉也睡不着。妻子看到后说我是“神经病,看报纸倒比看孩子还亲!”我心里清楚,如果没有《菏泽日报》的扶持和鼓励,自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收获,这也让我怀揣着报答之心,默默地支持她、宣传她。我的提包里总是装着一些近期的《菏泽日报》,坚持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。2001年,我到我镇刘庄村采访,认识了残疾青年刘文学,当时他家徒四壁,和80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,生活相当困难。我将《菏泽日报》“农民之友”栏目上养鸽子的技术介绍给他,鼓励他在庭院里尝试养鸽致富。从此,刘文学就养起了鸽子,经过其辛勤努力,当年就摆脱了贫困,第二年成了镇里致富带头人。

三十年来,我对她的感激,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弱。相伴三十年,她是益友,更是良师,带给我无数的感动。可以说,没有《菏泽日报》的扶持与鼓励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真诚地祝愿《菏泽日报》越办越好、永远年轻!

## 人生就是人性

□ 孙安琪

人生就是人性。一个人的人性优劣决定着他的入生道路是绚烂多姿还是惨白无道。人生靠品德来呈现,靠历练来锻造,在生活中淬炼,在磨炼中成长,用尽一生探其奥秘,一本《人生》道尽人生百态。

从春风得意到落魄潦倒,后有意外惊喜,又重蹈覆辙,高加林一颗游离不定的心与巧珍纯真善良的心形成鲜明的对比,人性的优劣跃然纸上。

一个过山车似的扭转,让他就职政府通讯员,此时的他凭借一身才华,成为众人瞩目的英俊才子。当事业容光焕发之时,再遇意气相投的老同学亚萍,可谓是好事成双,喜上眉梢。一时间,高加林追求的不仅是简单的相濡以沫,还需要精神上的共鸣。爱情对他而言需要话投机、行一致,要博学多识,要才貌双全,亚萍是不二人选,于是,两人坠入爱河不可自拔。亚萍为了高加林选择了与相处多年的克南分手,此时的高加林对巧珍下眼相看,弃之如敝屣。高加林、黄亚萍摆脱了各自的旧爱,开始了罗曼蒂克的新式恋爱,两人共骑一辆自行车,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,洋洋得意地通过县城的街道……享受着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快感。

然而,过山车有高峰之时,自有滑落之日,“走后门”的事情被克南母亲告发,高加林重新被“打回原形”,一场沿着圆形的跑道奔走,最终回到原点。只是,此时巧珍已为他人妻,但却依旧为他争取重回教师岗位的机会,然而那丢了的感情,终究是找不回来了……

人生,暴露了一览无余的人性,促成了高加林过山车似的戏剧一生。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他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,必定会打开一扇窗。但高加林被欲望蒙蔽了双眼,不光贪婪着欣赏窗外的美景,而且还踩着别人的肩膀破窗而出,跌到了万丈深渊,亵渎入世间最唯美的爱,践踏人性最崇高的尊严,人心不足蛇吞象,最终被上天同时关闭了门窗。这正如本书开篇所引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

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处处遇到高加林似的人生十字路口,一边是鲜花下的陷阱,一边是牛粪下的平坦,也许只有我们修炼了高尚的人品、锻造了优秀的人性,才能水到渠成地作出正确的抉择。

人生就是人性。一个人的人性优劣决定着他的入生道路是绚烂多姿还是惨白无道。人生靠品德来呈现,靠历练来锻造,在生活中淬炼,在磨炼中成长,用尽一生探其奥秘,一本《人生》道尽人生百态。

从春风得意到落魄潦倒,后有意外惊喜,又重蹈覆辙,高加林一颗游离不定的心与巧珍纯真善良的心形成鲜明的对比,人性的优劣跃然纸上。

一个过山车似的扭转,让他就职政府通讯员,此时的他凭借一身才华,成为众人瞩目的英俊才子。当事业容光焕发之时,再遇意气相投的老同学亚萍,可谓是好事成双,喜上眉梢。一时间,高加林追求的不仅是简单的相濡以沫,还需要精神上的共鸣。爱情对他而言需要话投机、行一致,要博学多识,要才貌双全,亚萍是不二人选,于是,两人坠入爱河不可自拔。亚萍为了高加林选择了与相处多年的克南分手,此时的高加林对巧珍下眼相看,弃之如敝屣。高加林、黄亚萍摆脱了各自的旧爱,开始了罗曼蒂克的新式恋爱,两人共骑一辆自行车,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,洋洋得意地通过县城的街道……享受着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快感。

然而,过山车有高峰之时,自有滑落之日,“走后门”的事情被克南母亲告发,高加林重新被“打回原形”,一场沿着圆形的跑道奔走,最终回到原点。只是,此时巧珍已为他人妻,但却依旧为他争取重回教师岗位的机会,然而那丢了的感情,终究是找不回来了……

人生,暴露了一览无余的人性,促成了高加林过山车似的戏剧一生。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,他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,必定会打开一扇窗。但高加林被欲望蒙蔽了双眼,不光贪婪着欣赏窗外的美景,而且还踩着别人的肩膀破窗而出,跌到了万丈深渊,亵渎入世间最唯美的爱,践踏人性最崇高的尊严,人心不足蛇吞象,最终被上天同时关闭了门窗。这正如本书开篇所引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

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处处遇到高加林似的人生十字路口,一边是鲜花下的陷阱,一边是牛粪下的平坦,也许只有我们修炼了高尚的人品、锻造了优秀的人性,才能水到渠成地作出正确的抉择。



## 曹 风

追逐梦想  
李陶 摄

## 长河浪花

平平平平凡凡,平平平凡凡,虽一点一滴,虽一点一滴,虽简简简单单,虽简简简单单,祖国母亲为你骄傲,你是名不见经传的浪花,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,金煌煌,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你亮丽史册,金灿灿,民族英雄的伟光耀耀下,你们正龙腾虎跃!

呵,黄马甲,志愿者,祖国母亲为你骄傲,你是名不见经传的浪花,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,金煌煌,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你亮丽史册,金灿灿,民族英雄的伟光耀耀下,你们正龙腾虎跃!

平平平平凡凡,平平平凡凡,虽一点一滴,虽一点一滴,虽简简简单单,虽简简简单单,祖国母亲为你骄傲,你是名不见经传的浪花,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,金煌煌,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你亮丽史册,金灿灿,民族英雄的伟光耀耀下,你们正龙腾虎跃!

呵,黄马甲,志愿者,祖国母亲为你骄傲,你是名不见经传的浪花,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,金煌煌,共和国史册上留下你亮丽史册,金灿灿,民族英雄的伟光耀耀下,你们正龙腾虎跃!

## 慧语人生 huiyu rensheng

不媚花艳,不攀树高,低调缄默,甘愿做一颗堂堂正正的小草。

不图报酬,带着微笑,身披黄马甲,无怨无悔,美丽的青春在奔忙中多安多娇。

在汶川、玉树抗震救灾中展露豪情,在非灾、新冠疫情中独领风骚。

在水灾、冰灾里忙碌,在奥运、世博会上闪耀。

在边境线上巡逻放哨……

你是理发师,腿脚残疾,挥动一把剪刀,也能让疲惫的医护人员喜上眉梢。

你是的姐、的哥,日里夜里为病人家庭奔波。

你是大学生,冒着生命危险为病患者端汤送药……

手牵手,让困难者走出困境,心贴心,让孤独者解除烦恼。

拉一把,让冰冷的心开始复苏,解解囊,让生命之舟越过激流险阻。

慷慨奉献一腔热血,让阳光洒遍天涯海角!

## 荻花舞秋风

□ 沈顺英

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这是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写荻花的千古名句。“荻花风起秋波冷,独拥檀心窥晓镜”,荻花尽管春日萌发,夏日茁壮,却在春秋深情绽放,直至霜冷凋零,自在而笃定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“蒹”就是荻,“葭”就是芦。自古以来,芦和荻就为人们所喜爱。荻花,形状像芦苇,地下茎蔓延,叶子长形,紫色花穗,生长在水边,茎可编席箔,以其独特的情态和气息,成为秋天经典的物象,成为秋天的咏叹调。

势如大浪淘沙,卷起千层思绪。

荻花与世无争,从不炫耀自我,淡定而居。荻花,花穗下垂,呈烟花状四面分散,荻花的白是花白,像暮霭降下之前微茫的天色,有些苍凉,又有说不出的温暖亲切,犹如家中长者两鬓的白发,让人想伸出手去抚摸,想把脸轻轻贴上去。芦荻的茎中空,花开顶端,荻花开后总是很谦虚地弯下腰,像在喃喃私语。喜欢她的优雅、低调与内敛,大气与豪爽。

荻花的花期很长,种子随着风飘舞,旋转到任何地方。荻花从不矫情,以强韧的生命力无所不在地生长,哪怕是萧瑟的寒冬,四野凋零,它依旧保持着最后的尊严,遗世独立,昂扬中蕴含一种静穆大气。

踟蹰秋野,秋风瑟瑟,使人不免生出岁月荒芜、人生寂寞清冷的感慨。偶瞥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,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,舒缓又不失典雅。



荻,以柔为美。从茎到花,纤细而文雅。秋天的天空彰显着一份深秋的明澈。晚秋的风,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。风吹过,从生的荻迎风吹摆。荻花初开时,花透着淡淡的紫红色,随着时间推移,到了深秋,所有的荻花便白如雪花。尤其是在晚秋,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,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,舒缓又不失典雅。

花盛季节,花开如茶,映水而放,远远望去,如星河密布,玄远而飘逸,发幽思之想。远远望去,美妙的旖旎荻花拥连成片,随轻风起舞,犹如夏日的麦浪,柔美如丝绸般滑腻。阳光折射下起伏的曲线令人陶醉和沉溺。

黄昏凄美,荻花,映着灿黄的秋阳,那些细细的茸毛,像层光罩,看起来有点儿神圣且富有诗意。摇摆的花穗好似少女的秀发,飘逸自如。风起时又像海鸟弯颈屈颈,再伸展双臂拥抱眼前的风景,一层层,跌宕沉浮,

势如大浪淘沙,卷起千层思绪。

荻花与世无争,从不炫耀自我,淡定而居。荻花,花穗下垂,呈烟花状四面分散,荻花的白是花白,像暮霭降下之前微茫的天色,有些苍凉,又有说不出的温暖亲切,犹如家中长者两鬓的白发,让人想伸出手去抚摸,想把脸轻轻贴上去。芦荻的茎中空,花开顶端,荻花开后总是很谦虚地弯下腰,像在喃喃私语。喜欢她的优雅、低调与内敛,大气与豪爽。

荻花的花期很长,种子随着风飘舞,旋转到任何地方。荻花从不矫情,以强韧的生命力无所不在地生长,哪怕是萧瑟的寒冬,四野凋零,它依旧保持着最后的尊严,遗世独立,昂扬中蕴含一种静穆大气。

踟蹰秋野,秋风瑟瑟,使人不免生出岁月荒芜、人生寂寞清冷的感慨。偶瞥风中摇曳着空灵的荻花,就好像一首流畅的小夜曲,舒缓又不失典雅。

## 母亲,昨夜我又梦见了您

□ 黄慧敏

两年前,慈祥的母亲走了,终年88周岁。

母亲因为早些年曾经的脑梗,导致半身不遂,坐轮椅九年,临终前卧床九个月。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,我的弟弟、妹妹、弟媳轮流在她身边照顾。2019年农历八月初九,母亲开始昏迷不醒。我们围坐在母亲的床前,我一直握着她的手,含着眼泪望着她,轻轻地呼唤着她。八月初十晚七时左右,她老人家不顾我们的呼唤,停止了呼吸……我和弟弟、妹妹、弟媳等亲人顿时扑倒在地,失声痛哭。

前天晚上,我从睡梦中哭醒,因为我又梦见了我的母亲。母亲端坐在农村老家堂屋里,微笑着望着我。我和往常一样坐在她的身边,似乎对她说着什么,可是母亲只是微笑,却不言不语。一转眼,母亲突然不见了,我大声呼喊:“娘!娘!你在哪里?”醒来后,打开灯,望着天花板,我努力回想着这个梦,努力挽留着母亲的身影。两年来,这样的梦不止一次。

每次回到农村老家,刚到家时和将要离开家时,我都会走进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。多少年来,我已经看惯了那个有母亲坐在床前,或家人集聚在一起说笑、聊天的房间。可是如今,房间内没有了无时无刻不在

牵着着我的心的母亲,没有了往日充满着和谐、温暖的家庭气息的场景。每当此时,我都会心如刀绞,泪如雨下。

每当家中有些好吃的食品、水果时,我都会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想起:“快给母亲送点儿去吧。”可是转念一想,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的时候,我都会呆呆地站在原地,用手抚摸着那些好吃的食品,悲痛无比,泣不成声。

每到周末,或者是节假日、传统节日,我都会像以前那样不由自主地想对女儿说:“妮,明天回老家看望你姥姥去。”可是,如今,当我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的时候,心中顿时空荡荡的,甚至是孤独和恐惧。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话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”。失去了双亲,家乡已成故乡。如今我们姊妹儿几人一起再回到老家,虽然看到家中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仍感到无比的亲切,可是,却少了以前回到家中的那种温馨和幸福的感受。

亲爱的母亲走了,永远地走了。可是,母亲的音容笑貌,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,并且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中。

母亲的一生,是勤劳的一生。她没有文化,她一生务农。在我的记忆当中,我小时候,白天母亲一边操持家务,一边参加生产

劳动,晚上伴着油灯纺花、织布、缝衣、做鞋,把我的爷爷、奶奶、姥姥照顾得无微不至,把我们姊妹五人拉扯长大成人。母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,生产队收割小麦,她经常“打头阵”“拉趟子”;用板车往地里运肥料,她掌车把;犁、耩、锄、耙,样样能干。

母亲的一生,是坚强的一生。据母亲说,在她十四五岁时,姥爷因病去世,小小年纪的她,作为长女,帮着姥姥抚养了这个家,把我的两个姨妈,一个舅父带大。在“文革”中,因为我的父亲是当时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,被当作“走资派”被迫反贫斗。而作为“走资派”的家属,我的母亲也难免厄运,常常被拉去陪同父亲接受批斗。当时,母亲虽然常常晚上在家偷偷流泪,白天却仍然坚强地去参加劳动。照常地照顾老人,照顾孩子。母亲是共产党员,她没有文化,却让我们一字一句地教她背诵毛泽东主席的著作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。

母亲是一个和善并乐于助人的人。她没有高深的理论,却经常教导我们要“善待他人”“要帮助生活比我们差的人。”我们小时候,经常见到她拿着我们家为数不多的粮食,或者是地瓜干儿,或者是窝窝头,偷偷送给我们村生活较为困难的邻居。甚至有一次,我见她让人把我家院子当中一棵不太大



的杨树砍了,自己用地排车推着到集市上卖了,把钱送给了一个邻居看病用……

以前我每次回老家,回来的时候,母亲总是让弟弟、弟媳准备好多蔬菜或者其他农产品,让我带回城。每当动身离开家时,母亲都会送我们到村口路边,并一直忙望着我们走远。如今,家乡的村口路边再也看不见母亲熟悉的身影,再也听不见母亲亲切的呼唤。

## 人间真情